

云中岳武侠精品

猛龙威风

异侠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异侠系列

猛龙威凤

(下)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七章	女猎人	(331)
第十八章	生死约	(352)
第十九章	混战	(375)
第二十章	偷袭	(399)
第二十一章	真真假假	(417)
第二十二章	明明暗暗	(440)
第二十三章	迷魂阵	(459)
第二十四章	宁国劫	(480)
第二十五章	父女分张	(502)
第二十六章	情侣携手	(521)
第二十七章	妖窟	(540)
第二十八章	火攻	(564)
第二十九章	李家大院	(584)
第三十章	狡兔三窟	(604)
第三十一章	弄巧成拙	(621)
第三十二章	成对成双	(643)

第十七章 女猎人

仆妇与侍女在街巷的屋顶，纵高窜低起落迅捷无比，片刻便远离街巷，越野飞掠速度更快。

仆妇脚下稍欠轻灵，很可能是受的外伤尚未复原，纵跃间抽动创口，忍受痛苦的表情经常出现，但到了平野，痛楚减轻速度加快。

但在他看来，这种速度不算什么，他不想拉近，紧蹑在二十步后亦步亦趋。

他知道，这两个女人可以引他去找周云凤或者南天君，至少也可以找到身份地位甚高的人。

身后跟来的电剑飞虹轻功也高明，轻松地和他保持十步距离，但已了解他的心意，替他留意身后的动静，严防意外。

有一位神意默契圆熟的人联手，是十分愉快的事。

彭刚不知道电剑飞虹的底细，只觉得相处自然而然地神意相通，越来越圆熟，心意相通浑如一体。

有些人相处一辈子，也难达到这种境界。

他对电剑飞虹打听消息的手段并无所知，极感佩服，所以获得的消息相当正确，而且搜罗广泛。

他曾经在板闸镇混世，对三教九流都有所接触，知道钻门路做包打听，所以不算外行。

但要和真正的老江湖周旋，他那些混世的手段，就派不上用

场，所以所获的消息有限得很，比起电剑飞虹就相差太远了，女猎人名不虚传。

遨游天下的人，与在地方上混世的人是不同的，正确地说，他还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

前面是几家农舍，仆妇与侍女往里一钻，便消失在一处屋角后，形影俱消。

“打进去吧？”他向跟近的电剑飞虹问，驻足打量四周的形势。

“行刺失败了，她们是有意引我们来的。”姑娘指指村落右侧，建有楼房的农舍：“居高临下，可监视四周的动静，我们进去，他们就会现身的。”

“走。”

他领先便走。

一阵零星狗叫迎接他俩，村民立即惊惶地家家闭户，儿童们纷纷走避，看不出异状，是极为寻常的城郊农庄，当然藏匿一些人毫无困难。

踏入村中心的广场，似乎这里已成为死村了，这几头黄狗也躲进屋子里，人全失了踪。广场并不广，只是普通的俗称而已。四周光秃秃没栽有树木，东首建了一座戏棚般的小台棚。也许，这是看野台戏的活动中心。

一阵心潮汹涌，心悸撼动着他，汗毛根根竖立，那股无形的压力令他觉得寒流起自尾间。

“我真蠢！”

他心中狂叫。

这瞬间，他油然兴起豪赌的念头。

在板闸镇鬼混，留意江湖动静，与各色名流人物厮混以掩藏本来面目，他在赌坊出入过。

他伸手向北首那栋大宅一指，扭头回顾跟在身后数十步左右

的叶姑娘点头示意。

意思是说：进去搜。

但他的左手，却在下面打出不同的手式。

本来微笑着的叶姑娘，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右手也向大宅一指，再指指他和自己。

意思是问：你进去？我呢？

真有意思，姑娘的左手也另有手式。

他俩相距十步，一前一后，如果四周有人潜伏，必定屏息以待，留意他俩的一举一动。

他的右手，打出两人一前一后进入的手势。最后，右手向半掩的宅门一指，左手一挥，表示要姑娘急进，两人似在用信号进退。

姑娘点头，撤剑，一打手势，飞掠而进。

他徐徐抽刀，恰好在出鞘的瞬间，姑娘的落点正在身侧，身形略挫，再次起跃。

他身形倏动，有如鬼魅幻形。到了姑娘身旁，挫马步一托姑娘的靴底，姑娘腾空飞翻而起，但不是直进，而是向侧旋翻，远出四丈外，着地再飞升，登上左侧房舍的瓦面。

他则随同一方向鱼跃而出，一跃也在三丈外，一蹲一升，也跃登左方邻舍的屋顶。

变化快如电光石火，旁观的人绝难看清。

这瞬间，暗器自广场四周的宅院门窗内，向广场集中攒射，有如满天花雨。

同时，阴风乍起，灰雾狂涌，鬼声啾啾。

如果他们俩在会合的瞬间略一停留的话，或者闯入大宅，那就……

两人脸色大变，向后急退，在后方另一栋房舍的瓦面会合，两人的左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真蠢，是吗？”他犹有余悸地苦笑。

“还不算蠢，只是笨了一点。”姑娘惊魂初定，居然恢复笑意，还有心情打趣他：“我也笨，几乎要开口问你手式的用意，幸好没问。”

“这叫做心有灵犀。”他挽了姑娘的手在屋顶举步：“我只知道，你一定了解我的意思。”

姑娘脸一红，心有灵犀这句话含意亲匿，芳心一跳，情不自禁偷瞄了一眼。

“你的神色与平时不同，所以我立即明白了。”姑娘脸红红地说：“是不是你看出什么征候了？”

“感觉，感觉出来的。”他说：“那些惶然走避的村民，怎么可能在短短片刻间，全都躲得一个不剩？那些村童可能如此乖顺听话，一叫便能回屋躲藏？我小时听到叫唤，老半天也回不了家呢！我已经算是不太野的孩子了。”

“你大概越长大越野。”姑娘仍在打趣他。

“挨揍的机会也多。”他自嘲地说。

“通常一般大家庭中，长子的管教比较严，因为日后要继承门风家世，不能马虎。次子则时松时紧，因此常会失轨。么儿受宠，老二就遭殃。你是活该，嘻嘻。”

“老二注定了要自立门户呀！管得太紧那就老成持重，如何能立？”他完全忽略了姑娘话中的内涵，他并没将家世告诉任何人：“我们堵在村口，设法引他们出来，或者逐屋赶他们出来。”

两人跳落村外，向村口绕走。

“他们只能依靠人多对付你，或者布埋伏等你闯，不会出来和你在暗地里搏杀。”姑娘紧握他的手，直趋村口的小径。

“他们会出来的。”

他肯定地说。

“那可不一定啊……”

“你不是说，他们要铲除笑阎罗吗？”

“是呀！”

“他们的主力都在这里，不出来怎敢派小猫小狗到雄风园撒野？”他说：“除非你的消息不正确。”

“对，他们非出来不可。”姑娘的口气信心十足：“他们一定会去雄风园，铲除最后的障碍。天下四天君所扩张的地盘内，不会容忍有号召力的龙蛇存在。南天君已经认定高邮淮安，江之北河之南，已是他的囊中物，这地区内的强龙大豪，如果不买他的账，那就是潜在的威胁，早一天清除局面就可以早一天完全控制。”

他蓦然心动，猛然醒悟。

“我明白了。”他脱口轻呼。

“你明白什么？”姑娘惑然问。

“高邮的知州大人，听说有点庸碌。”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四年任期最好大事不出小事不生，大多数父母官，都有这种心态呀！不足为怪。”姑娘用世故的口吻说。

“所以境内江湖行业欣欣向荣，龙蛇混杂，痞棍横行，至尊刀就是牛鬼蛇神的大爷。”

“通都大邑交通要埠，是免不了的。”

“淮安府的清河县就不同，埠头比高邮繁荣一倍。三教九流的过境龙蛇，必须安分守己，当地牛鬼蛇神，绝不敢放肆横行。那位李知县做了二十年的父母官，公平廉明爱民如子卓有政声。”

“我知道，自淮安至扬州，东抵通州，漕河两岸的百姓，对李知县皆敬若神明。”

“所以，南天君如想在淮安建山门，后果可想而知，不被扑灭才是怪事。清河有一位名震天下的英雄人物，已退隐但号召力仍在的天下级好汉。笑阎罗虽也是天下级的名宿，哪能比？”

“你是指霸剑天罡？”姑娘笑问。

“对。”

“你认识他？”

“不认识，但我尊重这位大爷。有剑霸天罡在，南天君乾坤一剑休想如意。所以，霸剑天罡与李知县，都是南天君的眼中钉肉中刺，须拔之而后快，所以要乘扩张地盘的好机，一并拔除永绝后患。哼！这混蛋该死。”

“哦！你找他的……”

两人堵在村口，村里出来的人难逃眼下。

出来的是周云凤，绿衣绿裙仪态万千，盛妆的少女，那种美的风华是十分诱人的。

“你不知道何时应该收手吗？”周云凤脸上有可爱的笑容，站在十余步外不再接近。

“我知道，所以在等你呀！”彭刚也笑容可掬，不再流露跃然欲动的气势。

面对这位武功超绝，变化多端的难缠妖女，他知道冲动无济于事，必须绝对冷静才能应付。

“我希望你立即离开高邮。”

“不可能。”他答得斩钉截铁。

“你是我平生罕见的惟一劲敌，我真不希望两败俱伤。”

“我的想法，和你正相反。”

“有何分别？”

“有我无敌，够简单吧？”

“那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你没有必胜的条件和把握，而且势孤力单。”

“我不考虑其他的事，只知对我应做的事全力以赴。人活在世间，每个人活的目标都不同，但不管他为何目的而活，为达目的皆必须将全心力投入。我也一样，义无反顾。你吓唬不了我，

我会把你的人杀得做噩梦。”

“天杀的，你到底要什么？”周云凤冒火地尖叫。

“小妖女，你知道我要什么。”他反而更沉着。

“要名要利，我都可以给你，要……”

“我只要你。”

“好呀！你我并肩啸傲江湖……”

“我已经有人并肩了。”他的手搭住电剑飞虹的香肩：“但不是并肩啸傲江湖，而是并肩为所从事的目标勇往直前。”

“她，电剑飞虹？你算了吧，她能给你什么帮助？她只是一个来历不明的江湖女光棍……”

“你呢？你又是什么大有来历的女神佛？小妖女，不要故意歪曲我的话意。”

“你……”

“我要你，我一定要知道，你扮假书生光临板闸镇之后的一切所作所为，求证你们到底有哪些人涉入。百毒天尊魔手无常控制你呢？抑或是你控制他们？你愿意告诉我吗？”

“你是追踪我而来高邮的？”

“就算是吧！”

“关你什么事？”

“我是淮安人，治安所发生的不幸事故，我都有一份关切，须查个水落石出。这理由不管是否充分，我不介意。你如果不给我满意的答复，我将用刀剑逼你。”

“天杀的！你以为吃定我了？”

“那是一定的。”

“我也必定杀你永除后患。”

“那就各为自己的目标全力以赴吧！”

宝刀出鞘，他扬刀直上。

周云凤倏然飞退，一声信号，村外缘人影暴起，足有三十人

以上。

人多人强，三十余人是南天君的精锐，势将先用暗器阵打先锋，想冲阵风险太大。

他不进反退，一声长笑，向左越野绕走，引对方移动阵势。

这些人都是行家，驻阵不动，恭候他闯阵，不理睬他绕走。

“我不信你们能保持永远在一起列阵！”他在侧方大叫：“咱们随时再见。”

两人向最左方的屋角掠进，一闪不见。

这一招非常高明，这些人怎么可能永远在一起列阵相候？

只要阵势一动，便会有人落单，退回村舍歇息，也不可能挤在一起。

众人不敢分散搜寻村舍，无可奈何地退入村口的一座大宅等待。

夜幕将临，必须有所行动的人，心中的焦灼可想而知，岂能在村舍内久耽下去？

天一黑，袭击更容易了。

彭刚和姑娘重新出现在村口，也在等候这些人出村。

小径北面出现两个人影，一白一青。

青的是江湖秀士，白的是云裳仙子。

彭刚看到这位秀士，就心中冒烟，好在中天君风雷剑客已和他打过交道，他忍下了将升的怒火。

江湖秀士两人不再怕他，大模大样接近。

“他娘的！你这混蛋人模人样，抖起来了，还想玩弄什么阴谋诡计？”彭刚不再冒火，仍然说话粗野充满嘲弄味：“你最好手不要乱动，我如果动了疑，疑心你又阴毒地搬弄做女红的针，一刀宰了你岂不冤枉？”

“混蛋！你不要猖狂！”江湖秀士也受不了他的嘲弄漫骂，跳

脚叫嚷：“打听出南天君有些人躲在这一带，咱们在踩探。你们在干什么？”

“等待。”

“等待什么？”

“你知道人生在世，呱呱落地之后，便眼巴巴地在等待两件事情，你知是哪两件事？”

“等两件事？”江湖秀士抓抓头皮：“两件事……哦！名与利两件事。去你的！谁都懂。”

“哈哈！你就不懂。”彭刚怪笑。

“我不懂？难道不是名和利？”

“不对。”彭刚忍住笑。

“那……”

“那又是什么？”

“等老，等死。”彭刚不像是嘲弄，正正经经：“大多数人等不到前者，有许多人生下片刻便断了气，魂魄至下地狱，等候重投入人世碰运气。后者则人人都可等得到，绝无例外，人人有份，早晚而已。”

“你这是混蛋理论。”江湖秀士又好气又好笑；“你一定失心疯胡言乱语，一定。”

“你这混蛋就是听不得老实话，真是可悲。”彭刚直摇手：“你这种人的眼中，只能看到名利，而且不惜丧心病狂，心狠手辣无所不为……”

“混蛋！你呢？你还不是……”江湖秀士跳起来抢着质问。

“我也会为名利而奔忙，但不会昧着良心去争取。在等老等死期间，做一些让自己问心无愧的事。要我像天下四君一样，杀了许多许多人，以争取那雄霸天下的名位，我还真没有勇气去尝试。”

“那是懦夫理论。不要胡说八道了，你们到底在等什么？等

村子里的人，杀鸡治酒请你们进去赴宴？”

江湖秀士知道斗口，真的毫无胜算。

“等村子里的人出来，就算村里置有筵席酒，你两位敢进去吗？”

“等什么人？为何不敢进去？”

“要进去，请便！他们会欢迎你，欢迎你送上门来。”彭刚嬉皮笑脸，装腔作势让出去路。

“送上门来？你……你要等什么人？”

“南天君的人。”叶姑娘不希望江湖秀士恼羞成怒，不希望增加敌人，只好出面打圆场。

“南天君的人？村子里？”江湖秀士兴高采烈：“果然躲在这一带。去赶他们出来，妙！”

“一点也不妙。”彭刚说：“那个妖女周云凤就在这里面，可见的还有三十余名高手男女，似乎无一庸手，南天君把精锐全摆在这里候命蠢动。我自以为是伏魔的不坏金刚，但也不敢往里闯，只想等他们出来，再见机行事，捞几条大鱼大虾。你有种，你闯进去给我看看？”

一听妖女周云凤在村子里，江湖秀士凉了半截。

这位秀士第一个害怕的人就是彭刚，第二个害怕的人是周云凤。

周云凤带了精锐藏匿在这里，他如果没碰上彭刚，一头闯进村里去，结果如何？想起来就感到毛骨悚然，真是老天爷保佑。

“你两位如果敢闯，我们俩也敢。”江湖秀士硬着头皮拍胸膛：“你负责对付妖女，其他的杂碎我负责。我有三十二枚双锋针，平均两枚可以击倒一个。”

“你这混蛋阴毒得很，居然说得相当谦虚，平均两枚双锋针击倒一个，你未免小看你自己了。他娘的！你一枚针可以击倒两个人。走！咱们进去。”

村口又出现周云凤的身影，光华四射的宝剑在手。

“来吧！本姑娘等你们送死。”

“来也！”彭刚高叫。拔刀飞跃而进。

周云凤迅速向村内退，沿村道往村中心倒退而走。

“我等你。”

周云凤一面退一面高叫。

“分！”彭刚沉叱。

后跟的叶姑娘向右鱼跃，暗器恰好光临她先前急进的位置。

扑地一窜，再腾空飞升登上最近一栋农舍的瓦面。

速度骇人听闻，起落间形影难辨。

彭刚出面在她右方的屋脊，她大感意外。

彭刚分明是向左分开的，怎么可能先一刹那，出现在她身侧？大概只有会分身法的人才能办得到。

她心中雪亮，彭刚一直就在掩护她。只感到心中暖暖地，她移位登屋并无风险，有彭刚在旁照顾。

周云凤知道引两人深入的计谋落空，发出一声暗号，往侧方一闪，隐设在房舍的空隙中。

江湖秀士与云裳仙子不敢跟入，向侧急绕，跃登另一座屋顶，胆气渐壮。

“咱们放火，薰他们出来。”江湖秀士大叫大嚷：“他们躲入屋中，咱们不能和他们在屋子里玩命。”

“狗屁！”彭刚大骂：“你他娘的不是强盗，这些村民与你无冤无仇，你放什么火？”

“不放火能把他们赶出来吗？”江湖秀士说得理直气壮：“我可不是大仁大义的英雄。”

“你这混蛋总算不怎么可恶了，居然敢承认不是大仁大义的英雄。有些男盗女娼的狗王八，经常在大庭广众间，拍胸膛自称是大仁大义的英雄豪杰呢！我总算不怎么讨厌你了，你比那些王

八可爱多啦！”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江湖秀士讪讪地说：“你说，怎么办？”

“老话一句，等待。”彭刚说：“你能运起护体神功，支持一刻两刻吗？”

“去你的！只有地行仙才能办得到。”

“那就不要闯进屋子里，做他们的暗器的活靶，要是能进去，我和叶姑娘早就杀进去了，还用得着等你来摇旗呐喊？等吧！他们会出来的。”

“好吧！等待。喂！南天君乾坤一剑在不在里面？”

“没见到，大概不在。”

“大概？”

“今晚他们将有惊世的大举，南天君必须在某地现身，吸引某些人的注意，让某些人松弛戒心，再由这里的精锐，出其不意直捣黄龙。所以，他不会在这里。”

“什么惊世大举？”

“没证实的事，我不会信口开河。”

“透露一点嘛！”

“你们的精锐几乎全军覆没，就是大举之一。这一次的大举性质差不多，所以他们必须以精锐全力以处，志在必得。”

“你说得像真的一样。”江湖秀士嗤之以鼻：“你又不是神仙，你根本没有打听消息的时间和本钱。”

“敢打赌吗？”

“打什么赌？”

“赌他们今晚必须支……小心身后！”

双方分别站在两栋农舍的屋脊，相距在六七丈外。

夕阳西下，彭刚位于西，面向东，所以能清晰看到江湖秀士身后的景物，及时发出警告。

东面江湖秀士的身后，另一栋农舍的屋顶，出现两个人，作势发射暗器。

江湖秀士与云裳仙子，不约而同向下一蹲，斜滑出脊顶，滑抵屋檐上方。

两把中型飞刀飞旋而来，越过屋脊落在另一栋农舍的瓦面。发出清脆的滚动跳弹声，飞行时的尖厉锐啸，令人闻之寒毛直竖。

“贼王八！”江湖秀士旋身跳起来咒骂。

但发射飞刀的两个人，已经跳落屋下不见了。

“我们站在屋顶，像准备挨暗器的傻呆瓜。”云裳仙子悚然地说：“得设法反击，看准一栋村舍，猛然突入，用暗器开道便可抢入痛宰他们。”

“对，你们准备用暗器开道。”彭刚立即揭了几块瓦片在手里：“逐屋清除，杀一个算一个。”

“那两个杂种，一定藏在这一家。”江湖秀士指指脚下的屋顶：“就从这一家开始吧！”

这位秀士可不像彭刚心地善良，连放火都不在乎，蹬破屋顶算得了什么？掌脚齐施，一阵暴响，瓦片崩裂，屋椽折断。

农舍的设备简陋，通常不装设承尘，屋顶一破，便可直堕地面。

彭刚先一步跳下屋侧，瓦片脱手飞旋而出，飞向半撑开的一座窗户，在瓦片爆裂；窗户一片崩坍声中，平飞疾跃而入，一进窗便将其他几片瓦连续掷出。

“哎……”幽暗的窗内，传出被击中者的叫痛声。

电剑飞虹接着穿破窗而入，飞虹针出手，向可能有人出现的角落发射，这就称为用暗器开道，先行封死可能有人出现的地方，吓阻藏匿在内的人现身。

“嗯……”一个冲出准备发射暗器的人，刚从门角闪出，恰

好被飞虹针贯入右肋，身形一顿。

原来藏身在内的一个人，是被瓦片击倒的，刚晕头转向爬起，彭刚到了，一掌劈在那人的天灵盖上，头骨下陷活不成了。

电剑飞虹也把中针者一掌劈翻，收回飞虹针拔剑出鞘。

“跟我来。”彭刚低叫，向通向内堂的走道疾走。

“你死吧！”内堂传出江湖秀士的沉叱。

互相掩护用暗器开道，这一招还真管用。

可是，屋子里只有四个人，两个死在外厅，两个死在内堂，白浪费了不少暗器，却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人了。

彭刚领先冲向另一栋农舍，不等他掷出瓦片，里面已传出叫喊声，一听便知不是南天君的爪牙。

“他们乘机溜走了。”他向跟来的电剑飞虹匆匆地说：“可能是从村后走的。”

“追他们上天入地。”江湖秀士兴高采烈。一击顺利得手难免有点得意忘形：“别让妖女逃掉了。”

彭刚追周云凤的心更切，疾奔村后。

暮色四起，视野有限。

四人站在村后发愣，怎知道那些人是往哪一方走的？

四面八方皆可通行无阻，逃的人速度必定快得惊人，如何追？

方向略错些许角度，便会一错三千里。

“我知道在何处可以等得到他们。”电剑飞虹说：“说不定可以把南天君弄到手。”

“对，一定可以等得到他们，除非他怕死，仍然躲在暗处指挥。”彭刚知道她指的是雄凤园：“可是……我们岂不成了帮助笑阎罗多管闲事的人了？”

他不想介入这种豪霸火并的旋涡里，那与他无关，避免介入免滋误会，最好让他们拼个两败俱伤，少一些豪霸，世间就少一